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伍尔夫小说 美学与视觉艺术

杨莉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WW0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伍尔夫小说 美学与视觉艺术



杨莉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杨莉馨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161 - 6677 - 2

I . ①伍… II . ①杨… III. ①伍尔夫, V. (1882 ~ 1941) — 小说研究
IV. ①I561.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92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特约编辑 薛敏珠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39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三人行 必有吾师(代序)

瞿世镜

拜读杨莉馨教授《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书稿，不知不觉开启了记忆的闸门，当初走进学术研究殿堂的景象，在我的意识屏幕上又重新浮现。

通过考试，我被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录取为助理研究员。主持外国文学研究的副所长王道乾先生并不立即布置研究任务，每天陪我饮茶闲聊，详细询问我的求学经历与家庭背景。他问我是否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我说十分喜欢。我学过小提琴，老师是中央乐团交响乐队首席小提琴家韦贤彭先生。他问我是否欣赏中西绘画。我告诉他曾经受过正规的西洋画素描训练。我祖父是外科手术家，又是业余国画鉴赏者，家中藏画甚多。我曾拜杨澄甫宗师入室弟子黄景华大夫为师学太极拳。黄老毕业于上海美专国画系，经常与我一起鉴赏国画。对于中西绘画理论，我也略知一二。他问我是否读过精神分析学著作。我说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的著作我在念高中时都读过。他又详细询问每本书的译者和版本，我都如实回答。王先生的语调轻柔平稳，然而他的目光犀利、专注而又警觉。

经过多次闲聊，他的目光柔和了，放射出喜悦的光芒。他说：“终于找到合适的人选了！”他选中我去承担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研究课题。我至今难以忘怀他的谆谆告诫：“板凳一坐十年冷！不要急于求成。收集资料，通读原著，翻译作品，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最后写专著，是表述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决不是为了评职称。”

随着研究工作步步深入，我发现王先生的“闲聊”决非无的放矢。我必须调动我早年在各方面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储备，才能应对这个研究课题。采取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考察，伍尔夫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技巧决非孤立个案，它是西方绘画、音乐、文学整体文艺思潮由近代向现代转变过

程中，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的一个综合性标本。我的两部专著并不局限于文学，它们涉及比较文艺学。

在研究过程中，我身患癌症，手术后放疗过量，极度虚弱。王道乾先生并不因此而对我网开一面，放低要求。在我的第一部译著《论小说与小说家》中，有一篇我撰写的阐述伍尔夫小说理论的论文。原稿是6万字。王先生审阅后，嘱我把例证大量删节，压缩成3万字。我的第一部专著原来打算写40万字，王先生嘱我压缩到20万字之内。我的第二部专著原订规划是20万字。王先生认为10万字就足够了。我尽量削减引文例证，终于将书稿压缩到14万字之内。在王先生督促之下，我养成了字斟句酌、惜墨如金的习惯。

我时刻关注着伍尔夫作品的翻译、研究成果。《论小说与小说家》出版之后，出现了不少伍尔夫论文与随笔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伍尔夫随笔全集》。《到灯塔去》全译本出版之后，伍尔夫小说译本陆续问世，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伍尔夫文集》。我获得了向译界同行们学习的宝贵机会，不胜欣喜。然而，具有独特视角的伍尔夫研究专著，却姗姗来迟。我耐着性子，翘首以待。

2009年，杨莉馨的专著《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出版，我心中一动。作者详细搜集史料，条分缕析，勾勒近百年来伍尔夫进入中国文坛的历程。此人肯下这番苦功，恐怕不是把专著作为评职称的敲门砖，而是真心实意想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

2012年，杨莉馨的译作《文尼莎与弗吉尼亚》出版，我又是心中一动。搜集资料，翻译外文著作，都是在为深入研究作准备。看来此人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有关伍尔夫的英文著作汗牛充栋，为什么她唯独选译此书？她的下一部专著，是否有可能从比较文艺学视角切入？

2013年12月初，杨莉馨教授寄来《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书稿，请我作序。我含笑点头。果然不出我所料！这是一部比较文艺学专著！1989年我就在《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的序言中表明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开拓者，我热切期待着青年学者的后续研究成果。不料这个等待的过程竟长达二十余年！

我阅读专著，总是先看前言、目录和参考文献。前言、目录，可以帮助我把握全书的主旨和结构。参考文献，可以显示出作者学术研究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我对伍尔夫的比较文艺学研究，涉及绘画、音乐、戏剧、

诗歌、电影、心理学、哲学诸多领域，其中最着重的部分是绘画，也就是杨莉馨教授所说的视觉艺术。因为伍尔夫的小说美学、形式实验、技巧创新都渊源于布鲁姆斯伯里美学观。我在两部专著中曾反复加以阐述。杨莉馨的专著从布鲁姆斯伯里美学观破题，然后沿着内在真实、存在瞬间、结构设计、光色之美、有意味的形式、情感与智性的和谐这样一条路径，一步一步往前推进，最后的结论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论述伍尔夫小说艺术与视觉艺术的关系这个相同的命题，杨莉馨教授比我更加系统、更加深入。除了伍尔夫的原著之外，我的第一本专著参考的英文著作仅 18 种，第二本专著的英文参考书目也只有 24 种。杨教授此书的英文参考书目竟有 64 种之多！1980 年，我承担意识流小说研究课题，王道乾先生特批 400 元课题费，外国文学研究室同仁们十分羡慕。这 400 元用了八年之久，每年仅 50 元而已。我没有一分钱外汇，英文参考书都是国外亲友捐赠的。当时在我的斗室中只有一张书桌。我将书桌让给女儿写作业，把稿纸铺在床板上，坐在小板凳上写我的专著。我为年青一代的学术成果感到欣慰，我也为他们优越的科研条件由衷地感到高兴！

杨莉馨教授这本专著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第八章“文尼莎拥有我渴望拥有的一切”和第九章“以光华灿烂的词汇去模仿文尼莎的绘画之美”。当初我论述布鲁姆斯伯里与伍尔夫小说理论、小说创作的渊源关系，聚焦于罗杰·弗莱与克莱夫·贝尔，忽略了她的姐姐文尼莎。这个缺憾被杨莉馨教授弥补了。她事先翻译了苏珊·塞勒斯的专著《文尼莎与弗吉尼亚》，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两章写得细腻、温馨、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王道乾先生是前辈，他不研究伍尔夫，但他十分关注这个课题，我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与他“闲聊”，获益匪浅。杨莉馨教授是后辈，她研究伍尔夫，我读她的专著，获益良多。“三人行必有吾师”，此言不虚！

如果允许我对这部专著提一点建设性意见，不知杨莉馨教授是否可以考虑将布鲁姆斯伯里的美学观与中国绘画理论作一点比较研究。我曾经以此为题在斯坦福大学做学术报告，很受欢迎。欧阳修《盘车图诗》有“古画画意不画形”“忘形得意知者寡”之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苏东坡的名言。中国画与西洋画一样，都经历了从写形到写意，从外表真实到内在真实的发展过程。然而，中国的文人写意画，与西方后印象派绘画、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大异其趣。这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

使然。

个人是渺小的，人生是短暂的。我所能做的，不过是给学术大厦的基底放一块砖。但愿此砖比较结实，不至于给整幢大厦带来安全隐患。如今人人都在言说中国梦。13亿人的中国梦各不相同。作为一名学者，我的中国梦是让年轻学者踩着我的肩膀向上攀登，在我放下的砖块上添砖加瓦，建造学术大厦。王道乾先生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他的雄心是在上海社科院建立强大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由于官本位家长制管理模式，文学所换一位领导，就要调整一次科研方向。外国文学研究室解散了，英国文学研究中心也只剩下两位研究员。王老在临终之际还为此痛心疾首。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杨教授是南师大博导，在她周围或许会有一群甘坐冷板凳的莘莘学子。我期待着她的下一部专著。我更期待着她的研究生写的专著。我深信我的中国梦决非空中楼阁！

2013年12月21日

前　　言

如玛吉·休姆所言：“在现代主义的主要阶段即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新的视觉词汇正在改变文学与文化文本。”^①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与视觉艺术的关联，在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 – 1941）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以视觉艺术为关注中心的精英知识分子聚合“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或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Circle）的核心成员，伍尔夫的现代主义美学观念与小说艺术实践深受以绘画为代表的视觉艺术的濡染，甚至可以说是先锋派视觉艺术在小说领域的回声。虽说文学与艺术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关系在中西文化发展史上均可以举出众多实例，我们亦可以引出有关诗画关系的一系列名家表述，如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即云：“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诗是一种有声的画。”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亦称：“诗是文字的画。”19 世纪英国美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在《现代画家》一著中，甚至使用了“word-painting”（“以文绘画”或“文字画”）一词，用以说明文字通过对光、色、影、形等客观外在物的描写，可以达到的刺激感官、诱发联想、营造平面或立体图景的效果，然而，伍尔夫所受视觉艺术的影响还是十分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尤其是绘画艺术，成为伍尔夫形成其独特的美学观念与艺术风格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而她身在其中的英国现代主义文化与艺术团体“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诸多成员，正是为伍尔夫提供了视觉艺术滋养的主要力量。有关伍尔夫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关联，以及视觉艺术元素在她小说艺术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学界之前的

^① Maggie Humm, *Modernist Women and Visual Arts: Virginia Woolf, Vanessa Bell, Photography and Cinema*, Edinburgh :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

研究尚不充分，故本书力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

1904年，在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去世之后，弗吉尼亚^①的姐姐文尼莎（Vanessa Bell，1879—1961）^②带领弟妹们从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22 Hyde Park Gate）的旧寓搬入了东部毗邻大英博物馆的布鲁姆斯伯里区戈登广场46号（46 Gordon Square）。在戈登广场的新居以及布鲁姆斯伯里的其他寓所，以文尼莎、弗吉尼亚和她们的兄弟、剑桥才子托比^③为中心，逐渐汇聚起一批才华卓越、崇尚智性与美、追求真理、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布鲁姆斯伯里人”（Bloomsburian）中包含一系列日后将在英国现代文学、艺术、思想与经济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如最先将法国后印象派绘画引入英国的艺术鉴赏与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1866—1934）、艺术史家与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画家文尼莎·贝尔、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小说家E. M. 福斯特（E. M. Foster，1879—1970）、传记大师利顿·斯特拉齐（Lytton Strachey，1880—1932）、小说家与社会活动家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1880—1969）、作家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1877—1952）、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1885—1978）等。虽说圈中多有在语言艺术领域才情卓异，并在日后取得杰出成就之人，如属于“老布鲁姆斯伯里”的弗吉尼亚、福斯特和斯特拉齐，以及新一辈的布鲁姆斯伯里作家，但是，总体而言，“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核心兴趣却并非语言艺术，而是以绘画为代表的视觉艺术。

J. K. 约翰斯顿写道：“在这个圈子里，几乎没有对视觉艺术没有浓厚的兴趣；而这一兴趣的领袖人物是罗杰·弗莱。”^④ 伍尔夫在日后为弗

^① 弗吉尼亚·伍尔夫婚前的闺名为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为莱斯利·斯蒂芬和朱莉亚·普林塞普·斯蒂芬的第二个女儿。因此，本书在提及伍尔夫婚前的生活与写作时，将酌情运用“弗吉尼亚”或“斯蒂芬小姐”的称呼。

^② 文尼莎·贝尔婚前的闺名为文尼莎·斯蒂芬，为莱斯利·斯蒂芬和朱莉亚·普林塞普·斯蒂芬的长女。后与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结婚。本书在提及文尼莎·贝尔婚前的生活与艺术活动时，同时为与克莱夫·贝尔相区别，将酌情运用“文尼莎”的称呼。国内另有译名“范尼莎”、“瓦奈萨”等。“尼莎”为她的昵称。

^③ 国内另有译名“索比”。现依正确发音改译。

^④ J. K. Johnstone, *The Bloomsbury Group: A Study of E. M. Forster, Lytton Strachey, Virginia Woolf, and their Circle*,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4, p. 11.

莱所做的传记中尊弗莱为“现代英国绘画之父”,^①称他为“一位伟大的批评家,一个拥有深刻的情感,同时又极度真诚的人”,^②指出“他通过自己的写作改变了身处的那个时代的趣味,以他在后印象派人物当中的领袖地位改变了当下英国的绘画,并用自己一系列的讲座无与伦比地提升了人们对艺术的热爱”^③。关于他对自己的影响,伍尔夫亦深情写道:“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他是最活跃、最富于想象力,因而也最有帮助的一位。”^④早期伍尔夫研究著名学者哈维娜·瑞恰写道:“正如伯纳德·布莱克斯通注意到那样,弗吉尼亚·伍尔夫从她的画家朋友们,尤其是姐姐文尼莎·贝尔、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那里,学到了大量关于如何‘看’自然形式的知识。”^⑤正是以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和他日后的妻子文尼莎·贝尔等为代表的视觉艺术理论探索与实践,以及他们共同推崇与倡导的法国画家保罗·塞尚的后印象主义绘画艺术等等,为伍尔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体现出鲜明的精神主义追求与视觉艺术倾向奠定了基础。

本书将首先对“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形成、发展,主要成员在视觉艺术方面的造诣以及对伍尔夫的影响进行综述,然后聚焦于伍尔夫的创作,分章讨论作家在不同方面接受的影响及其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由此呈现以绘画为中心的视觉艺术之于形成伍尔夫创作个性与特色的重要意义,同时探索伍尔夫在语言艺术领域所进行的扬弃与创新。

① Virginia Woolf, *Roger Fry: A Biograph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40, p. 182.

② Ibid. , p. 263.

③ Ibid. , p. 294.

④ Ibid. , p. 292.

⑤ Harvena Richter, *Virginia Woolf: The Inward Voyag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74.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伍尔夫	(1)
第一节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形成	(2)
第二节 弗莱·后印象派画展·伍尔夫	(4)
第三节 贝尔夫妇与伍尔夫	(12)
第二章 共同捕捉“人类精神生活的韵律”	(21)
第一节 弗莱的视觉艺术理念与伍尔夫的“内在真实”观	(22)
第二节 艺术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同一性	(29)
第三章 关于“存在的瞬间”	(40)
第一节 “在原棉的后面隐藏着某种图式”	(41)
第二节 “野鹅从窗前飞过”	(47)
第四章 “重新发现结构设计与和谐的原则”	(59)
第一节 弗莱“结构的设计”与塞尚的“造型美”	(59)
第二节 伍尔夫的“用文字来表现一种变形的造型感”	(66)
第五章 印象派、后印象派绘画与伍尔夫作品的光色之美	(87)
第一节 “绘画是画家有色彩的感觉的记录”与“小说家 归根到底需要我们用眼睛去看”	(87)
第二节 印象主义绘画般的斑驳光影	(100)

第六章 关于“有意味的形式”	(112)
第一节 何为“有意味的形式”？	(112)
第二节 弗莱与贝尔形式美学思想的差异	(123)
第七章 伍尔夫小说作为“有意味的形式”	(130)
第一节 伍尔夫笔下“形式”的“意味”	(131)
第二节 “块面”、“联结”与“韵律”	(134)
第三节 “图式”与“空白”	(142)
第八章 “文尼莎拥有我渴望拥有的一切”	(148)
第一节 “我爱你胜过这世上任何别人”	(149)
第二节 “共享相同视觉的作家与艺术家的完美合作”	(152)
第九章 “以光华灿烂的词汇去模仿文尼莎的绘画之美”	(160)
第一节 “我们拥有同一双眼睛”	(160)
第二节 “以语言文字来传达后印象主义”	(164)
第三节 “细描法是展示一个景物的最糟糕的方法”	(167)
第四节 “美几乎完全就是色彩”	(171)
第十章 从情感与智性的和谐到“双性同体”	(176)
第一节 “风景是一种尖锐理性的飘浮着的微笑”	(176)
第二节 “情感与智性可以自由地协作”	(182)
第三节 “双性同体”在作品中的具体实践	(187)
结语	(195)
参考文献	(202)
附录一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大事记	(209)
附录二 俄罗斯文学影响与伍尔夫的现代主义美学实验	(214)
附录三 伍尔夫美学探索背后的俄罗斯艺术底蕴	(227)
后记	(237)

第一章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与伍尔夫

作为推进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人为20世纪英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文化史家指出的那样，在文化体制的历史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在英国史上的最后一个时期，一个如此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够聚集在大学体系之外的伦敦。”^① 关于这个团体的形成、成员构成与阶段性发展，不仅有伍尔夫夫妇、贝尔夫妇及其长子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与次子昆汀·贝尔（Quentin Bell）、E. M. 福斯特、罗杰·弗莱、德斯蒙德·麦卡锡、戴维·加尼特（David Garnett）等核心成员的深情回忆，有传记家昆汀·贝尔在《伍尔夫传》（*Virginia Woolf*）、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Virginia Woolf: A Writer's Life*）、莱昂·艾德尔（Leon Edel）在《布鲁姆斯伯里：群狮之家》（*Bloomsbury: A House of Lions*）、赫麦尔妮·李（Hermione Lee）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著名传记中的详细阐释，我们还可见到更多以之为专门研究与回忆对象的专著、编著、回忆录与画册等^②，对它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①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Hopes Betrayed, 1883 – 1920*, New York: Viking, 1983, p. 248.

② 可参阅加拿大学者S. P. 罗森保鲍姆编著的《岁月与海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或《回荡的沉默：“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中《参考书目》所列关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研究书目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第一节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形成

伍尔夫在 1921 年末与 1922 年初为德斯蒙德·麦卡锡的妻子、作家莫莉·麦卡锡于 1920 年发起成立的“传记俱乐部”(The Memoir Club)撰写并朗读的回忆性文字《老布鲁姆斯伯里》(Old Bloomsbury) 和 1936 年 12 月 1 日在俱乐部朗读的《我是势利之徒吗?》(Am I a Snob?)，以及在 1939 年 4—7 月间和 1940 年 6—11 月间断续写成的长文《往事素描》(Sketch of the Past) 等中，都对布鲁姆斯伯里圈中人和事作了栩栩如生的追溯。尤其在《老布鲁姆斯伯里》中，伍尔夫对所谓的“老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型时间做了界定，即 1904—1914 年间。文中深情回忆了姐姐文尼莎带领姐弟兄妹四人从父亲去世后海德公园门 22 号阴郁、沉闷、压抑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迁往布鲁姆斯伯里区戈登广场 46 号的快乐过程。作家开心地写道：“我可以向你们保证：1904 年 10 月，它（指戈登广场 46 号）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激动人心和最罗曼蒂克的地方。”^①在那里，“在红色长毛绒上用黑色涂料的瓦特－威尼斯传统被推翻了；我们进入了萨金特－福尔斯的时代；白色和绿色的印花棉布到处都是；我们弃用了莫里斯的那种有着繁复图案的墙纸，而用朴素的水粉颜料涂抹的淡水彩画装饰墙面。我们充满了试验性与革新性。”^②

由于摆脱了同母异父的达克渥斯兄弟的骚扰、限制和压迫，逃离了不堪忍受的上流社会茶会与舞会，文尼莎和弗吉尼亚两姐妹终于获得了新生，可以更自由地拥抱精神生活，聆听音乐会、观赏芭蕾舞、参观心仪的画廊，不受打扰地绘画与写作，结识新的朋友，并畅谈艺术、哲学与人生直至深夜。托比将他在剑桥大学的好友们带回家中，美丽聪慧、超尘脱俗的两姐妹也像磁石般深深吸引了年轻的才子们。戈登广场“星期四之夜”聚会、畅谈的格局由此逐渐形成。

伍尔夫曾生动忆及“星期四之夜”的年轻人不倦探讨何为真善美的

^① Virginia Woolf, *Moments of Being: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edited by Jeanne Schulkind an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Hermione Lee. Pimlico edition. Random House, 2002, p. 46.

^② Ibid. .

情景。正是在这里，被剥夺了在高等学府接受系统规范学习机会的弗吉尼亚获得了良好的智识训练，迅速打开了知识视野。伍尔夫后来回忆说：“从那些讨论中，文尼莎和我得到的快乐可能正与那些本科生第一次遇到自己的朋友时的快乐相似。在布斯们和马克斯们的世界中，我们并不被要求太多地用脑。而在这里，我们所需要磨砺的只有头脑。”^① 她们的客人包括克莱夫·贝尔、利顿·斯特拉齐、梅纳德·凯恩斯、德斯蒙德·麦卡锡、邓肯·格兰特和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等人。关于克莱夫·贝尔，伍尔夫是这样忆及这位很快将成为她的姐夫、并对她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给她的第一印象的：“‘有个叫贝尔的令人惊奇的家伙，’托比一回家就径直说道，‘他身上可说混合了雪莱和爱好体育的乡绅的特性。’”^② 而文尼莎则开始组建“星期五俱乐部”（Friday Club），活动内容与自己感兴趣的的艺术有关。^③

1906年，斯蒂芬姐妹挚爱的兄弟托比因伤寒症去世。1907年，为了寻求精神支持与安慰，文尼莎与托比的好友克莱夫·贝尔结婚。弗吉尼亚和弟弟阿德里安则迁居不远处的费兹罗伊广场29号（29 Fitzroy Square）。随着文尼莎的结婚，布鲁姆斯伯里的聚会以两姐妹的住所为据点，分别形成了两个中心，而讨论的内容也由抽象的哲学问题转而更加直面生活。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虚伪的性禁忌被打破，这些大都未婚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公开地讨论了有关性与鸡奸等方面的问题。许多陈规旧俗与信仰在这里受到挑战，而“布鲁姆斯伯里人”也因自己的惊世骇俗变得“臭名昭著”起来。

1910—1914年间，随着新人的不断加入，团体进一步扩大，其中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罗杰·弗莱的加盟。此时的弗莱刚刚辞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油画厅主任一职，返回英国，并出任《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的编辑。他以沉稳敦厚的人品、深厚的艺术史造诣、独到的艺术品鉴赏眼光和高雅的审美趣味迅速成为深受戈登广场和费兹罗伊广场欢迎和爱戴的人物。在《老布鲁姆斯伯里》一文中，弗吉尼亚曾浓墨重彩

^① Virginia Woolf, *Moments of Being: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p. 51.

^② Ibid., p. 49.

^③ 1905年10月，斯蒂芬姐弟四人在搬入布鲁姆斯伯里戈登广场46号后不久，文尼莎便开始了她的“星期五俱乐部”活动。这是一个每周碰头的关于美术的社团，成为布鲁姆斯伯里将会关注视觉艺术的第一个征兆。这个俱乐部似乎一直延续到1912或1913年。

地写到自己与弗莱的结识和弗莱来到家中时的情景：“我想，一定是在1910年，克莱夫某晚奔上楼来，无比激动的样子。他刚刚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最有趣的交谈之一。他是和罗杰·弗莱谈的话。他们一连好几个小时讨论了艺术。他觉得罗杰·弗莱是自己在离开剑桥之后遇见过的最有趣的人物。后来罗杰就出现了。我好像觉得，他来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大大的乌尔斯特大衣，每一只口袋里都塞着一本书、一只画盒或别的什么搞不清楚的东西；还有那些他从后街某个小个子男人那里买来的特别的插图；他胳膊底下夹着油画布；他的头发翘了起来；双眼闪闪发光。他的知识和经验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的还要多。”^①

由于弗莱经常在“星期五俱乐部”发表有关艺术的演说，他对艺术的不倦热情对大家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量。1910年11月—1911年1月间，弗莱在克莱夫·贝尔和德斯蒙德·麦卡锡的帮助下，在伦敦格拉夫顿美术馆（Grafton Gallery）组织了在现代英国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次“后印象派画展”。自此，以绘画为中心的视觉艺术不仅成为整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兴趣中心，亦成为英国先锋派艺术的大本营。

第二节 弗莱·后印象派画展·伍尔夫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艺术家，首推罗杰·弗莱。弗莱出生于1866年，先后在布里斯托克利夫顿学院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接受教育，曾于1888年荣获剑桥大学自然科学专业的一等荣誉毕业证书。但毕业后的弗莱并未继续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反而投身于心仪的绘画创作，并进一步赴巴黎学习绘画。虽然作为画家的他成就并不突出，但艺术实践和深厚的艺术史素养却赋予他出众的艺术感悟力与独到的审美鉴赏水准。

弗莱早年醉心于意大利艺术，后来则致力于倡导现代艺术，迅速成为20世纪英国优秀的艺术鉴赏与批评家。他著述丰富，重要批评与理论著作包括《乔万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 1899）、《视觉与设计》（*Vision and Design*, 1920）、《艺术家与精神分析》（*The Artist and Psychoanalysis*, 1924）、《艺术与商业》（*Art and Commerce*, 1926）、《变

^① Virginia Woolf, *Moments of Being: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p. 57.